

初人江湖，是非不断，
各路英豪，合纵连横，
四起风波，诡局频现，
谁主天下，皆是浮尘。

香 初 上 舞

下

藤萍

著

香初 上舞

下

藤萍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初上舞 / 藤萍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500-1945-4

I . ①香… II . ①藤… III .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5404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 名 香初上舞
作 者 藤 萍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刘运东
特约监制 肖 恋
责任编辑 胡志敏
特约策划 肖 恋
特约编辑 萨 萨
封面设计 小茜设计  Minigia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6
字 数 430千字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1945-4
定 价 45.00 元

赣版权登字 : 05-2016-32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酷威文化
图书 影视

目 录

第一章 玉白兰芳难相顾

001

第二章 天有不测之风云

009

第三章 人有旦夕之祸福

023

第四章 天不教人客梦安

041

第五章 欲托朱弦写悲壮

054

第六章 沧江白日渔樵路

067

第七章 日暮归来雨满衣

084

第八章 朔风绕指我先笑

099

第九章 明月入怀君自知

120

第十章 白帝荒城五千里

132

第十一章 九月寒砧催木叶

146

第十二章 笑声碧火巢中起

165

第十三章 东有青龙西白虎

184

第十四章 如何雪月交光夜

197

第十五章 十二玉楼空更空

213

第十六章 野土千年怨不平

226

第十七章 寂水红蓼生物华

243

后记

250

第一章

玉白兰芳难相顾





远在京城里。

赵普深夜站在圣香的书房里，抚摸着圣香二十多年来玩过的各种玩意儿，放飞鸟的鸟笼、一沓色彩缤纷的美人图、各种颜色的铃铛，还有养在书房里的乌龟和壁虎。

书桌上一本《大唐后宫艳史》还翻在杨贵妃那一页，书已经被圣香“蹂躏”得不成书形，这书平时要被赵普看到了必要大怒丢出门去一把火烧了，但这时候他只有手抚着那宛然还带着圣香味道的书本潸然泪下。

远远的地方不知道谁在吹笛子。

一股无限凄凉的感觉泛上心头，没有圣香的丞相府死一般寂寞。

听说小云昨夜里想少爷还哭了。

被圣香抱走的那只胖兔子不知道被谁送了回来，或许是圣香根本没有把它带走，这几日突然又出现在花园里。说也奇怪，它开始吃草了，然后慢慢瘦了下来，虽然不是很快，但是一天一天瘦了下来。小云相信它也在想念圣香少爷。

他究竟……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秋深了，那傻孩子……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吗？

这几日听说毕秋寒死了。赵普心里有一种非常深沉的不安，不安得就像被暴风雨卷起的波涛一般，冰凉得彻心透骨。

圣香那只兔子自然是被容隐从武当山带了回来。

它瘦了是因为它爱上了武当山道观厨房里养的那只大灰猫。

被容隐强行带回来以后见不到日日相见的心上猫，它自暴自弃开始吃草，然后因为少吃了许多脂肪，所以就瘦了下来。

这种复杂的内情常人自然无法理解，一律解释为思念圣香少爷所致，其实圣香少爷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在大胖灰兔那为爱情发热的脑袋里早就已经忘记了。

容隐暂住在百桃堂，借用百桃堂寻找上玄的踪迹，观察京城的局势和照看赵普的安危。

施试眉主管收集消息，警惕着江湖上的风吹草动。

容隐、聿修他们究竟在为着什么事如此谨慎，做妻子的虽然不知，但她们都是聪慧的女子，知道在什么时候该沉默和体贴。

过不几日，江湖上就传出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消息。

李陵宴继火烧秉烛寺之后火烧碧落宫，碧落宫老宫主宛郁歿如战死，宛郁月旦一反先父淡泊宁定与世无争的性情，扬言必为毕秋寒与宛郁歿如两人报仇，从此与“楚神铁马”屈大侠及祭血会李陵宴两面为敌，碧落宫今日身受一分，将来必报以十分！继而他手腕狠戾，碧落宫遭到火焚之后不到一日，宛郁月旦正好赶回宫中，当下炸平洛水堤坝水淹功成撤退的祭血会帮众，下令截杀回归之人。李陵宴虽然火烧碧落宫，但宛郁月旦还以颜色，祭血会除却少数高手之外无一自路途生还。

武当山上那温柔纤弱的少年人，轻声细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人如沐春风，除了极少真正了解他的几个人之外，认识他的人都骇然失色，不解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碧落宫虽然受到重创，却反而声威大震，让人闻之变色。

李陵宴收到消息之后小心翼翼地看了杀出一条血路回来的悲月一眼：“很丢脸，是不是？”

“铮”的一声，悲月闻言翻手拔剑横颈，但李陵宴一掌击在他的剑刃之上，把他的剑击入剑鞘。只听他慢吞吞地说了一句：“不能活着回来的人丢尽祭血会的脸，死了很好，你辛苦了。”

悲月握剑的手紧了一紧，没说什么，侧过头去。

“你想说什么？”李陵宴柔声问。

“他是一个劲敌。”悲月说，“还是早早杀了比较好。”他说的“他”，自然是宛郁月旦。

“我知道……”李陵宴目光流转，“我的劲敌——不止他一个。”

“你……”悲月难得脱口说出一个“你”字，顿了一顿，说道，“人人都恨你，这世上的人都是劲敌，对会主来说，是很有趣的事吗？”



李陵宴笑了：“哦？”

悲月的淡漠逐渐变成了冷漠：“没有什么，我懂了。”他遵规循矩地行礼，转身离开。

懂了什么？懂了为什么李陵宴是一个大坏蛋？李陵宴笑得更愉快，那愉快里有一种快意的刻骨的凄凉，因为我是一个拿着成千上万的人命在玩弄游戏的浑蛋……

我到底是在追求什么呢？像圣香所说的，追求一份不奢求回报的爱，一种只有成全的付出，一种平静的死……李陵宴垂下目光看自己的足尖，还是那种——不断背叛自己的心所产生的悲壮的快意？我不知道。

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话，我将会是一个好人吗？

我不知道。

会主在追求一场棋逢对手的圣战。

悲月看得很清楚。

说到“劲敌”二字的时候李陵宴眼里亮起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光彩，对于时日无多并且有勇气等待到最后一天的李陵宴来说，那颗从未为自己活跃过的心在渴望一种能够迸发他整个生命光彩的盛会——为了能够有那以生命灵魂相撞击的一战，他不惜人命与道义！

这种期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武当山无功而返的那一夜，从那白发男子引弓未发，从圣香独上大明山，甚至从宛郁月旦下令炸堤的那一刻开始，从知道屈指良是杀父凶手开始——每逢一个敌手李陵宴眼中的光彩就多亮丽一分、多期待一分。

会主需要那种对等智慧与能力的相抗，寻求一种无须言语就能相通的知己，能够接下他全部的灿烂和燃烧，能够为他的盛情一舞在目中留下影像，能够刻骨铭心地恨……能够让他一笑而死的“劲敌”！

从遇到这些人开始，会主就不是为了李家的其他人，而是为了自己活着。

悲月甚至希望这些人能够在李陵宴的手段之下活得久些，只要

这些人活着，李陵宴就会活得比任何时候都灿烂耀眼。

那就是所谓棋逢对手的圣战。

一场为彼此烧尽所有的盛火。

宛郁月旦如此反应，能够理解的人没有几个。

李陵宴当然是其中一个，圣香是其中一个，容隐也是其中一个。

当碧落宫接连受辱的时候必须要一种重振声势的气势，那是凝聚人心不减锐气巩固信心和尊严的必要手段。身为碧落宫主如果连这一点都担负不起，只怕碧落宫现在已经散了。

只是这局势很明显，宛郁月旦既然开口说碧落宫此后两面为敌，圣香却选择和李陵宴合作，江湖此后便是三足鼎立之势。屈指良是众矢之的，却行迹诡异武功高强，背后尚有燕王遗党；李陵宴实力最强；碧落宫胜在精锐超群。

而圣香想要借李陵宴杀屈指良之东风制止上玄的叛乱，宛郁月旦却要杀李陵宴。

难道有一日他们竟要刀剑相向？

宛郁月旦并不是软心肠的人，他看局势一贯清楚。

他也从来不感情用事，虽然他的确是个敏感体贴、他说的话就能变成任何人的知己的人。

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他绝不会因为对方是圣香而皱眉头。

即使他也会悲伤。

知道宛郁月旦所作所为的时候，玉崔嵬一身单衣站在李陵宴房内看着月亮。

圣香现在在想什么呢？

如果有一天和阿宛刀剑相向，圣香也会悲伤吗？

圣香……也会悲伤吗？

阿宛为了他碧落宫的将来而战，圣香你到底是为什么涉险，又是为了什么而战？

李陵宴呢？



他又是为了什么而战？

“想什么呢？那么美的眼睛。”慢吞吞略带调笑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李陵宴回来了。

玉崔嵬团扇轻摇，俏生生地从窗前背过身来。“当然是想你。”

“我？”李陵宴叹了口气，“我有这么让你着迷？”

“你当然有，你是一个……很尽情的男人。”玉崔嵬柔声说。

“很尽情的男人？”李陵宴好看的眼角微微上挑，“我不觉得我很好色。”

“很尽情的男人——就是会拼尽自己所有，不求结果只求过程的男人。”玉崔嵬的团扇对着李陵宴扇出一股轻风，“会‘倾尽一生情’去死的男人，我喜欢。”

他说完，李陵宴看着他线条完美的唇，突然上前一步强力握住他的下巴，托起他的头，目中掠过一丝凶恶之色。

“放手！”玉崔嵬团扇一敲李陵宴的手腕，“被人看见弱点的感觉很糟糕？你大概从来不知道弱点被人牢牢掌握永世不得翻身的感觉……而我已经这样过了快一辈子……你凭什么对我发火……”他艳丽的眼帘撩起一层冷笑之色，“你把你周身和你所有的一切都用来让你可以和圣香、白发、屈指良及宛郁月旦一战——为了那个你可以让你身边的所有东西都毁掉，所有人都死！你只求成全你自己而没有顾虑陪在你身边的那些人的感觉以及那些人的命！你是一个自私自利为了你自己不惜牺牲一切的男人，不必伪装你好委屈，为了你的家人你在不断牺牲——那都是借口而已，你根本没有那么爱他们！你没有！”

“你——”李陵宴手腕上根本没有感觉，玉崔嵬那团扇一敲换了任何人都该松手，只有他没有松手，手指上的劲力大得惊人，刹那之间玉崔嵬脸色由白转青。

“你住在我这里就该老老实实在地等我死！其他——你为了什么在打抱不平？根本没有人稀罕你打抱不平！他们根本不稀罕我去爱，他们也根本不稀罕我到底为他们牺牲了什么，他们只要无论他

们闯了什么祸都有我给他们收拾给他们避难就好，我到底想怎么样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不知道我到底爱还是不爱，我只知道我除了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老老实实在地做我的好儿子、好弟弟、好哥哥，可是二十多年还是没有人在乎我……我要为我自己热热闹闹地活一次，让我自己死在我挑选的人手里——那很过分吗？很过分吗？”他低吼一声，“你根本就不懂！”

玉崔嵬猛然挣开他的手指，哑哑地呛咳了几声。“我为什么要懂？我只要觉得你很可笑很可怜就会很开心——”

“你再说一次！”

“我说……你很可怜，你真的很可怜！”玉崔嵬陡然大笑起来，“怪不得圣香一直很同情你……哈哈……”

李陵宴鬼魅一般欺近玉崔嵬身边，当头一掌就要劈下。

玉崔嵬却头微微一侧昏了过去——他方才被李陵宴扣住脖子，又大笑了一阵，气息根本舒缓不及。

他昏过去的时候“砰”的一声跌在地上，领口的衣扣散开，露出李陵宴刚才握出来的青紫指痕，以及一些看得出很久远却依然很清晰的伤疤。

那些……是什么东西伤的？李陵宴的眼力何等的好，那些是铲子、锄头、火钳、剪刀……还有簪子——烧红的簪子扎入的伤痕。谁伤的？都是些家里常用的东西，还有簪子——是他娘吗？

是……他的亲娘吗？

不知为何李陵宴那一掌没有劈下去。

这世上被亲人伤害得很彻底的人，并不只有他一个。

这世上因苍天待遇不公，被世人诅咒的人也不只有一个。

甚至这世上活得可笑可怜却不知道为什么还活着不肯去死的人……也不只有他一个。

“很可怜的人……”李陵宴喃喃自语，慢慢半蹲下来看着地上玉崔嵬的脸。

这个人已经三十多岁了。



却依然像他当年称艳江湖时那样妩媚。

玉崔嵬昏了一阵，以他的武功很快就清醒过来，睁开眼睛看见李陵宴睁着一双眼睛看着他，不禁也蓦然一呆。

李陵宴怔怔地看着他的脸，陪着他坐在地上，一直没有移开目光。

玉崔嵬掠了掠头发，闪电般出手托住李陵宴的下巴在他唇上强吻印了一下。“你看着我做什么？”

李陵宴惊醒，“啪”的一记给了玉崔嵬一个耳光，怒道：“你干什么……”

玉崔嵬冷笑：“我就是这样活过来的人，你看不起就出去！”他这句话纯是气话，却不想李陵宴当真掉头就走，还“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李陵宴居然被他气昏了头？玉崔嵬呆了一呆，忍不住大笑起来。

“哈哈……”

听着房内传出来的笑声，李陵宴自看见他颈上的伤疤就动荡不安的心越发烦躁，被他吻过的唇犹自火热，明知玉崔嵬心存戏弄却仍不免心头狂跳——无论他如何聪明了得，这却是他第一次被人吻，也是第一次接触类似女人的生物。

玉崔嵬是个亦男亦女的人妖，他高兴的话，甚至可以为你生孩子。突然之间，李陵宴居然想起了不知道多久前江湖流传的猥亵的笑话，待在门外的庭院之中，不知多久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他甚至没有发现有个人一直坐在他的屋顶上，他和玉崔嵬争吵的一字一句那个人都听见了，也几乎全部看见了。

李陵宴……圣香坐在这里纯粹是恶作剧，却不想看见了这一幕。

夜色之中圣香悄然离开。

李陵宴是一个很尽情的男人。

他若被玉崔嵬所吸引，那将是他这不幸的一生中最不幸的事。

大玉喜欢的人不是他，甚至也不是宛郁成碧。

第二章

天有不测之风云





“圣香呢？”祭血会的人第二天焦头烂额地四处找圣香，“又跑到哪里去了？”

“不在房里。”

“也不在大厅里。”

“不在赋柳堂。”

“找到了……找到了，他在佛堂里！他在佛堂里念经！”找到的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过来，满身大汗，“终于找到了。”

“我这就去通知大公子。”找圣香已经找到快发疯的人有气无力地说，每天一大早都要上演这种追逐游戏，李侍御天天被圣香整得暴跳如雷，天天要追杀圣香，结果是每天一大早大家都发疯一样找圣香。

祭血会的佛堂是李成楼的夫人居住的地方，圣香居然连那个地方都钻得进去，不得不佩服他好奇心旺盛。

佛堂寻常人未经许可不可以进去，几人只能站在门外看他。

圣香找了床被子垫在底下，手里挂着串佛珠和一位背影枯槁的中年妇人一起喃喃念经，那妇人念的是：“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赞《大涅槃经》……’”

圣香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众人面面相觑，圣香念的算哪门子经？突闻一声惊叫：“我的被子！”有一个祭血会夜里值勤的手下脸色大变，看着垫在圣香屁股下的被子，“我老婆给我绣的被子！”

“我的碧玉珊瑚珠！”惨叫声未绝，另一个人尖叫起来，“我的宝贝！”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圣香假装没听见，一本正经地念。

“你给我从里面出来！”李侍御闻讯赶来，气得全身发抖，挥剑指着他厉声说，“那不是你能待的地方！快给我从里面出来受死！”

“南无阿弥陀佛……哪里有人会特地出去受死……南无阿弥陀佛……不出去……”圣香小小声地念叨，继续一本正经地念。

“你如果敢伤了娘一根头发，我一定杀了你！”李侍御持剑在外。

“原来这位不说话只会念经的夫人是你娘？”圣香大笑，转过头来忘记自己在念经，“她念的我都听不懂，好有学问的。”

哎？门外众人迷茫地面面相觑，他跑到里面去不是为了抓住夫人威胁李侍御不要追杀他？李侍御一呆：“胡说八道！你半夜钻进佛堂干什么？”

“本少爷昨天晚上听见大玉和小宴谈情说爱，觉得苗头不好，来佛堂念念经去去晦气，顺便请佛祖保佑他们两个能有幸福快乐的生活……”圣香笑嘻嘻地说，“真的。”

李侍御气得全身发抖。“你这个……”他的怒气只差一丝就爆发，想要不顾一切闯进佛堂将圣香碎尸万段。

“侍御。”那背对着门口的夫人漠然开口，“你不要进来。”

“是。”李侍御对李夫人居然有深刻的畏惧和敬意，虽然快要气炸，却忍了下来。

圣香这下可就得意了，闲闲地挥手：“就算你进来也奈何不了本少爷，这几天你追杀本少爷二十八次，一次掉进河里、一次被本少爷锁在柴房、一次杀进厨房打翻晚饭、一次撞到墙上、一次误伤路人甲、一次拆掉那边的花园、一次……”他居然那么好记性慢慢地在佛堂里数李侍御追杀他的种种后果，“我奉劝你还是算了的好，本少爷已经对你手下留情二十八次，诸葛亮抓那个谁不也只抓了七次？你也太难搞定了——”

“圣、香！”李侍御真的满胸膛的血都要被他气得喷出来，握剑的手不断发抖，在圣香说完之前终于忍耐不住大吼一声拔剑冲入佛堂，“你去死！”

“大公子！”众人忍不住同声惊呼，这佛堂是千万不能进的……

“砰”的一声，刚踏进佛堂一步的李侍御被一股袖风摔了出来，胸口衣襟破裂见血，看似如果不是李侍御应变及时一颗心就要活生生被人挖了出来。众人脸色惨白地看着屋里，那背向拜佛的枯槁妇人身边有点点血迹，竟然是她！她居然对自己儿子下如此重手！